

西天旅行

XI TIAN LU XING

● 黄世英

● 百花文艺出版社



西 天 旅 行

—— 黄世英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西天旅行

黄世英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0³/₄ 插页2 字数250000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06-1398-7/I·1267 定价:(精)15.0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包括 5 个电影文学剧本。

题材的广泛性是本书的特点。这些剧本，有的描写杂技人员的艰苦、坎坷的生活，有的描写地质勘探队员的后代深山寻宝的壮举，有的以唐朝玄奘西天取经为蓝本，有的反映特异功能的儿童经历……作者力图从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中发掘故事，塑造人物，揭示社会、人生、宗教的底蕴。剧本情节曲折，文字洗炼，形象鲜明，很值得一读。

序

黄 式 宪

面对商业大潮、商品文化的冲击，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作者每每陷于困惑，原本人数并不成“众”的电影编剧队伍，乃渐成鸟兽散之势。文化而进入商品市场的运作，看来是大势所趋。追求“流行色”或“短期效应”的“近视者”，必然会渐渐多起来，兼以借助媒体促销，一时间甚至也不难造出某种“轰动性”文化花絮，漫天飘飞，也算一种“景观”。

黄世英，这位喝松花江水长大的关东汉子，独有几分关东汉子的憨厚、朴拙。他并不为这种杨花飞絮式的“景观”所迷乱，依然默默地坚持笔耕不辍，而且常常寄情于或直立“世界屋脊”、或奋力“壮挽天河”的人们，于是，银幕上升起了《世界屋脊的太阳》，又呈现出“渤海之滨”《中国人》的风采和豪情。他在九十年代初拿出来的这两部作品，艺术上容或尚存可以议论的种种不足，但是，作品的形象及其实实在在的人生意蕴，却是有若干分量的，绝不会如杨花般轻飘飘转瞬即逝的。

他从一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先涉猎于报告文学，后又“触电”，并两度到北京电影学院编剧进修班、高级编剧班攻读，匆匆已近三十度寒暑。他刻苦求学的精神，他孜孜求索的“韧性”，是令我十分感佩的。艺术是一种精神产品，他以电影剧本《天涯孤旅》初次问津影坛，至今欲罢不能，他所看重的或许正是这种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崇高性。而每向前走出一大步，每着笔于一个新的电影题材，在他都是一次精神的搏击，一次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有篇关

于他创作《中国人》的报导,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1991,炎夏)“他因心急火燎地创作这部影片出了一身的痱子,最后削发如僧,竟毁了那一头极有风度的背发。爬格子不是一种简单和轻松的事情,那些日子他一千就是一个通宵,光头赤膊,脚下是一盆凉水,一切都显得非常原始。为了民族的电影事业,他令人想到的是一匹双角冲天的黄牛,在一片生活的沃土上正奋力耕耘,默默地开拓……”

是的,他有25年在基层生活、工作的经历,至今仍坚持深入生活,坚持被称作“硬骨头”的工业题材创作,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为表彰他这种坚持艺术创作崇高性的可贵努力,1992年5月,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并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文艺工作者称号。我想,这是积以时日而实至名归的。

此刻,他所写的一些电影剧本,即将结集付梓。几部重大题材的剧本,已编成一集;收在这里的五个本子,则是一集,除《魔力》已拍成电影,其他几个尚止于文字。如写唐代三藏法师玄奘的《西天旅行》,写西藏风云的《雪山魂》)写杂技艺人的《飞旋世界》,写儿童情趣的《巨人历险》,无不显示了作者在题材和风格多元化开拓方面的努力。他的创作才情和艺术想象力,表明他是富于潜质的。

老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相信世英并不会以剧本结集为满足。如何开发自身的潜质,向创造文化精品的高度攀登,前行的路仍然是不平坦的。

正如大海有潮涨潮落,“文化滑坡”的状况也不会总这样“滑”下去。有心人的目光,总是关注着文化潮汐之“变”的;有心的创作者,总应多几分文化的前瞻性吧!

1993·5·14 于小西天

目 录

雪 山 魂	1
巨人历险	45
飞旋世界	119
魔 力	183
西天旅行	263

雪山魂

(1980·3)

巍峨的雪山冰峰，穿破茫茫云海，象一群银色的岛屿。

雪山上，盛开着一片洁白的雪莲花。

云海下，传来若隐若无具有浓郁藏族情调的民歌。

天上的仙境，人间的神湖。

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

云雾消散，碧玉般的拉错湖湖面上倒映出一座巨大的寺院。湖畔草地上遍布繁星似的牛羊。

拉错寺依山而筑，院落重叠，主殿拔地而起。金顶闪光，香烟缭绕。

湖畔土路，尘土纷扬，马蹄飞奔。一队握着腰刀、铁棒，背着叉子枪的喇嘛马队奔向拉错寺。

马队前穿着紫红色袈裟虎背熊腰的副经师强巴（40岁）来到山下石阶前勒马跳下，疾步拾级而上。

寺院石阶前，身材颀长，清癯瘦弱的经师土登（45岁）从寺庙里迎出，关切地：“老堪布呢？”

强巴悲愤地：“他……他带领我们刚冲进拉萨，就被噶厦军队的暗箭射……”

土登急切地：“活佛可有新的消息？”

“我们攻进拉萨包围了噶厦，噶厦提出，只要我们撤出拉萨，他们就护送白玛活佛回寺院……”强巴停住话头，远处传来鼓乐声。

土登抬头望着远方，眼睛泛出惊喜的神色。

雪山顶，一队人马抬着红顶大轿，擎着伞盖向拉错寺走来。

土登：“噶厦还真说话算数！看，他们把活佛送回来了。”

强巴惊疑不解地凝视着。

土登转忧为喜地：“好！准备迎接。”

长号、皮鼓、铜钹等鼓乐齐鸣。

八个喇嘛抬过红氍毹，从甬道直铺向大经堂。

护送的藏军抬轿来到大殿前庭，鼓乐喧天。

土登上前撩开轿帘，两眼顿时现出震惊的目光。

大轿里，拉错·白玛活佛双目紧闭昏迷地瘫倒在轿内。

强巴上前扶起白玛：“活佛，活佛……”

穿着红色袈裟的白玛活佛（18岁）微微地睁开双眼，望着众人，有气无力地：“佛门弟子要严守教义，昭天理以正良心。内地和我们西藏，在宗教上、地理上、历史上，都无法隔绝。大昭寺公主柳还在、甥舅会盟碑还在，岂能视而不顾。一九〇四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后，军事赔款，概由朝廷大皇帝代付，所以不啻是全中国的钱赎回了西藏的身。我们红教世代蒙受朝廷恩泽，万万不能……”

“活佛！活佛！”众喇嘛惊呼。

白玛七窍流血瘫倒在红氍毹上。

强巴两眼喷火地站起，夺过身边铁棒喇嘛手中的铁棒，将一位护送轿官一棒击倒，扩送的官兵惶恐奔逃。

“这些魔鬼毒死了我们活佛，”强巴举起铁棒怒吼地，“走！攻进拉萨，踏平噶厦！”

泪流洗面的喇嘛们跟着强巴冲出寺院山门。

土登追至山门前拽住强巴，劝解地：“忍耐吧，忍耐是佛门的根本。活佛圆寂了，我们该超度静体早日转生。”

强巴摔掉手中铁棒，长叹一声双手捧着头蹲到石阶上。

法座前烟雾缭绕，摆满了酥油灯和各种供品。白玛穿着龙古神服坐在法座上。

土登把一块红巾蒙在白玛脸上。强巴虔诚地捧着一朵东加哈达献给白玛活佛遗体。

大经堂。土登带领僧众念《拉曲德当永埋》经，进行超度。

铁棒大喇嘛跑进经堂通报：“噶厦治丧全权代表——索朗噶伦到！”

穿着清朝臣服瘦高细长的索朗噶伦带着卫兵闯进大经堂掏出羊皮文告宣布：“第十世白玛活佛功果圆满了，这是菩萨的旨意。噶厦召开了特别会议，决定向全藏散发白玛圆寂文告，所有黄教、红教、白教、黑教、花教寺院，一律要集合僧众诵经，祈祷活佛静体早日转生。噶厦决定白玛活佛圣体开放七天给各界僧俗祭悼，望敬献金银珠宝，以塑铸雕像，建造灵塔，供僧俗群众献礼供奉。在活佛未转世及转世后未登座期间，由经师大堪布土登代理主持教务。土登自幼灵异昭著，智慧过人，经噶厦於佛陀像前占卜，最为吉祥。”

土登施大礼拜谢，接过索朗从案台拿过的三颗印玺。

寺院外，跪满悲痛欲绝等待祭悼的民众。

法座前，土登陪同索朗献上千盏酥油灯。

官兵、贵族以及来自西藏各地区、各寺庙、各宗、各溪

卡的代表，缓缓走进大经堂在向遗体献上东加哈达后，又把自己带来的金银珠宝倾囊倒进法座前的大铜锅里。

拉错寺明灯蜡烛，僧俗百姓哀号啼零地走进大经堂。

灵塔殿里，灯火通明。强巴带领喇嘛日夜兼程地修造储藏白玛圣体的灵塔。

大殿里，佛象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喇嘛们抬着新塑的白玛雕象，从释迦牟尼、莲花生、无量光佛三尊巨大佛象前走过，来到白玛佛堂。

土登指挥喇嘛们把新塑的白玛神象安放在第九世白玛神象旁。

大经堂。土登双目微闭转动佛珠诵经。闻到脚步声睁开眼睛，见强巴走进来。

强巴：“大堪布，白玛活佛圆寂已经八年了，全寺僧众都在议论应尽快选出第十一世转生灵童，邀请到寺院里供养。”

小经堂。各扎仓堪布会议。

一个扎仓老堪布：“愚生已寻找到转世灵童，她投生到澎波地区，房名叫“雪玛”的一个女孩，黑发广额，头上有几根白发……”

另一个扎仓中年堪布急不可待地站起：“在温泉地区，房名叫“长洛”的一个女孩……”

铁棒大喇嘛进来通报：“来了一个喇嘛，自称刚从国外回来，要拜见大堪布。”

土登：“快请进来！”

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位中等身材的中年喇嘛，那张憨厚的脸，给人一种安全与信赖之感。那双聪慧的目光里隐隐透

出几分狡黠。

“阿贵啦，回来的这么快，简直象从天上掉下来的。”土登给各扎仓堪布介绍地，“这就是我常说过的那位群佩降神，多次翻过雪山到释伽牟尼佛陀圣地学经访圣。”

群佩双手合十向各扎仓堪布致意：“扎西德勒！”

各扎仓堪布合十还礼。

群佩从怀里掏出封信札恭敬地送到土登面前。

“继续说吧！”土登接过信札翻阅。

中年堪布拾起话头：“那个女孩，灵异卓著，从小见僧咿呀欲语，这是真正的转世灵童。”

一个扎仓青年堪布站起，急切地：“在藏北草原奇林湖畔的一个牧主家里，他的女孩出生时正是活佛跌坐园寂时刻，这才是真正的转世灵童，请大堪布派高僧前去访认。”

各扎仓堪布各持己见，议论纷纷：

“既然如此，就金瓶抽签！”

“不要鱼目混珠错认了灵童！”

强巴：“大堪布，你看这……”

土登把信揣到怀里认真地：“寻找到真正的转世灵童，这会使佛门增辉，法轮常转。我看还是沿袭旧法，请群佩降神来降神观海，传谕天神的旨意吧！”

神湖畔。巨大带柄的皮鼓，一排被人抬着的长号，铃杵、鼓号与诵经声齐鸣。

群佩在这举行降神观海。跳神喇嘛穿着花彩衣，戴着骷髅、牛头、鬼脸等各种面具，随着鼓钹节奏翩翩起舞。

穿着法衣的群佩在抖肩、旋转、大跳后，浑身顿时象风中抖瑟的树叶，象唱藏戏似的：“群佩降神蒙受上天之托，

将上天旨意传谕众生。白玛活佛圣洁静体已经转世。”

土登惊喜地：“请问降神，投生何方？”

群佩：“活佛当年跌坐圆寂东北方向，瑞气升腾。”

土登：“投生已有几年？”

群佩：“灵童时值八岁。”

土登：“有何征候？”

群佩：“那需观海显影方能知晓。”

土登呼唤湖畔捧着五色哈达、宝瓶、药料的喇嘛上前敬献。群佩接过诸物喃喃诵经，舞步蹒跚跳到湖边，将手中诸物抛向湖中。

湖畔，数不清席地而坐的喇嘛，闭目合十地诵经祈祷。

群佩步上观影台，凝望湖心突然合十惊喜地：“感谢神灵指引！”

土登：“灵童转生村庄特点……”

群佩：“圣洁的雪山下有座溪卡，门前古柳成行，灵童身着红黄两色神服，手握藏刀英武不凡，快派大德高僧寻访。”

湖畔诵经的老喇嘛偷偷睁开眼睛向湖面窥视，极力搜捕神影，一无所见疑惑不解地摇头。群佩虔诚地向湖心鞠躬合十。

强巴骑着马从雾霭蒙蒙的黎明到晚霞似锦的黄昏，涉过溪流，翻过沙丘，穿过村落，在那鲜花盛开的草原上行进。

小溪边。强巴捧水欲饮，抬头发现前边一个头上盘着小辫子，穿着红黄两色衣服，手里握把藏刀的孩子。他急忙站起，追至孩子跟前，发现原来是个男孩，自己苦笑地摇着头。小男子惊惑不解地做个鬼脸，转身撒腿跑向溪卡。

强巴翻身上马，挥鞭朝着草原尽头的雪山下的村落，纵

马奔去。

雪山下的索朗溪卡。

强巴站在街头张望辨认：“我们怎么走到这里来了？这好像是索朗噶伦的溪卡。”

“也许是神的旨意，”群佩指着街边一棵大柳树，“看！那行古柳多象观海看到的。”

群佩与强巴来到古柳前，不见一个孩子身影，只见路边大墙下一个女仆诡秘地闪进漆红的大门里。

强巴疑惑地四周观望，突然听到头上“嗖”的一声，喇嘛帽子飞落地上。强巴正要俯身拾起，树冠里传出小男孩顽皮的戏笑声：“嘻嘻……快过来看呀！白玛啦，你甩的多准哪！”

群佩拣起帽子递给强巴，吃惊地发现帽子上插着一把藏刀。强巴面带愠色地拔出刀子掷于地上，一抬头发现树上跳下一个年约八岁，聪慧秀美身着红黄两色衣服的小女孩。

小女孩吃惊地望着强巴愠色的脸，低头看看脚下的藏刀与刺破的帽子，慌忙双手合十施礼道歉。

群佩惊喜地：“强巴经师，天下那有这样的巧事呢！”

强巴转怒为喜：“飞刀相迎，这乃是缘分啊！”

强巴从上到下地打量着白玛，白玛被端详得惶恐了。树上的小男孩洛桑，从树上跳下，趁强巴从怀里掏东西时，拽着白玛就跑。

群佩摊开大手挡住两个孩子去路，强巴掏出镶着银耳石的藏刀混杂于其它东西之间，微笑地挥手呼唤白玛选认。

白玛被群佩推到哈达前，她好奇地看了看，便伸手抓起镶着松耳石的藏刀，拔开刀鞘丢在哈达上。她站起来把刀在手中掂了掂，照着古柳上部树干甩去，刀子不偏不倚，扎在

挂在树干上箭靶的靶心。靶心周围已扎着七、八把飞刀。

强巴欢喜若狂地上前抱起白玛高高举过头顶，背后突然传来邀请声。

“不知两位大喇嘛驾临，有失迎迓，望多多鉴谅。”

强巴放下白玛，回身发现跟前刚才躲闪进大门里的女仆带领一对衣装华贵的中年夫妇来到跟前。

“我叫占堆，是索朗噶伦溪卡的大管家，这是我的妻子旺姆。”占堆自我介绍地说。

“阿妈啦！”白玛喊着扑到旺姆怀里。

强巴：“原来你们就是孩子的父母，祝贺你们有这么一对好孩子！”

旺姆彬彬有礼地解释说：“谢谢！这个男孩洛桑是索朗噶伦的，因为从小就和白玛一起玩耍。我的姐姐，也就是索噶的妻子，她病故后，孩子就一直放在我家寄养，谁看见都说他俩象亲兄妹一样。”

群佩：“占堆啦，恭贺你们，白玛方才已认出我们红教始祖在练“吞刀吐火”之术用过的宝刀！”

“真的？！”占堆夫妇喜出望外地，“快，请到舍下叙谈。”

强巴群佩随着引路的占堆夫妇走进大门。

占堆的经堂兼客厅。女仆们忙碌的送上茶点，旺姆亲自为两个大喇嘛敬斟酥油茶。

强巴：“请问孩子出生时辰？”

占堆：“正是第十世白玛活佛圆寂时刻。白玛降生时天空出现彩虹，村里人都亲眼看到。”

女仆接过话头：“这孩子可奇了，出生不久，就会双手

合十。刚会说话，就喊我是白玛，快送我到山上去，山顶有我的寺院。”

群佩：“此话当真？”

女仆：“这都是我亲耳听到的，我可向三宝神发誓！”

旺姆：“生白玛前，我正躺在卡垫上似睡非睡，忽然觉得卡垫腾空而起，把我托到一个波浪滔滔的大海边。我高兴地抚摸着海浪，脱去衣服任凭海浪冲洗。突然海面传出山崩海啸地巨响，海水中飞出一个巨大的洁白海贝螺，一直朝我飞来，当时我就吓昏在海滩上……”

占堆：“她从梦中惊醒后，白玛就降生了。”

群佩：“这是吉祥的征兆啊！梦中的海，就是神湖；飞来的洁白海贝螺，她是白玛的圣洁静体转生。”

强巴：“从今后对孩子要很好的保养，尤为清洁。要禁止外人与灵童接触。”

占堆夫妇：“是的！是的！”

强巴解开僧包，向白玛献上一条长哈达，一尊佛象，七大包干果，还有两小袋“丹对”和“麻尼布”药丸。

蓝天白云。金顶，飘拂的经幡。

寺院前，喇嘛们正洒着红白吉祥图案。几个铁棒喇嘛跟随铁棒大喇嘛跑下石阶，翻身上马，奔向拉错镇。

拉错街头。毗连的地摊、叫卖的小贩、熙攘的人流。

铁棒喇嘛马队走进街头，行人纷纷躲闪。

铁棒大喇嘛坐在马背上：“为迎庆第十一世活佛灵童坐床大典，宣布如下旨令：各条街道一律打扫干净，路边房前要洒红白吉祥图案。全城房上要插伞盖、幢、五彩旗帜。当灵童进入城内，家家户户要焚烧加有五香面之松柏枝子。”

街道两边行人商贩都弯腰吐舌搔耳应合。

索朗家书房。索朗满脸怒色在训斥儿子与家庭教师。

索朗：“老先生，今后你要给他规定每天练多少字，”
说着顺手拿起皮手掌，“完不成就用这个打他。”

戴着老花镜的老先生：“勒斯，勒斯。”

洛桑顽皮地偷偷吐着舌头。

占堆喜形于色地跑进书房：“索朗啦，拉错寺迎请灵童的队伍到了。”

“你就老老实实坐在这里练字，回来我要检查。”索朗说完随着占堆下楼。

老先生送索朗、占堆走下楼，返回楼上发现书房空无一人，窗前藏桌上放着笔和写字板。

先生焦急地满屋翻找：“洛桑，快出来！快出来！”

占堆家客厅。土登大堪布与强巴经师向神父神母献哈达。

女仆捧着法衣惊慌地跑进客厅：“白玛不见了！”

众人震惊地：“什么？！”

女仆：“我们打开后楼门锁，去给白玛换法衣，进屋一看窗子开了，人不见了……”

占堆慌慌不安地：“快，派人去找。”

院子里，男女佣人到处翻找白玛。

老先生来到古柳下四处搜巡，无望地坐到树荫下吸起鼻烟。突然停止了抽吸，树上传出谈话声。

“他们能找到我们吗？”

“不会的，等他们都走了，咱们又能在一起玩啦！”

老先生急忙站起观望，浓密的柳绿遮拂的枝杈上，白玛和洛桑象对小鸟似地坐在那里。